

衛端木叔者，子貢之世也。藉其先，賞家累萬金，不為治世故，放  
 意所好，其室高軒，又到處游，享可比大國之君。更為難得的是，他會時常想到別人，惠及宗族，鄉里，以至全國。那時的諸侯國不太大，也不過百萬人口罷了。  
 到年過花甲，他業務健康轉變，態度也有了轉變。知道自己不能再操持一切，真相信天堂不用金錢，就在一年內，盡散庫藏的珍寶財富，也遣散了成群的妾婦，並不為子孫留家產。因為他是徹底的社會主義，自然沒有財產，也就沒有照顧他的親人。到生病的時候，沒有錢僱醫生巫士，也沒有錢買藥品。然後，不藥而斃。但呼吸了最後一口氣，兩手空空的離開人間，也沒有留下埋葬的餘資。可是... 似是到了“死無葬身之地”。  
 他的結局，並不是那麼悲慘——不曾像偉大的領袖齊桓公，給人們留下臭氣，蛆蟲從門下爬出戶外；他有一場真正風光的“國葬”，就是“一國之人，受其惠者，相與賦而藏之，反其子孫之財焉。...”

列子善於設喻。他取孔子弟子端木賜(子貢)的豪富，擬想“富二代”及後人的生活表現；也就是說，觀察孔子教訓的實踐影響。

故事說到孔子門下高徒子貢的後人，就名叫端木叔吧，因為承受了先人豐富的貲財，得以為所欲為，恣意聲色口腹之欲，居室高軒之樂，又到處旅游，享受可比大國的君王。更為難得的是，他會時常想到別人，惠及宗族，鄉里，以至全國。那時的諸侯國不太大，也不過百萬人口罷了。

到年過花甲，他業務健康轉變，態度也有了轉變。知道自己不能再操持一切，真相信天堂不用金錢，就在一年內，盡散庫藏的珍寶財富，也遣散了成群的妾婦，並不為子孫留家產。因為他是徹底的社會主義，自然沒有財產，也就沒有照顧他的親人。到生病的時候，沒有錢僱醫生巫士，也沒有錢買藥品。然後，不藥而斃。但呼吸了最後一口氣，兩手空空的離開人間，也沒有留下埋葬的餘資。可是... 似是到了“死無葬身之地”。

他的結局，並不是那麼悲慘——不曾像偉大的領袖齊桓公，給人們留下臭氣，蛆蟲從門下爬出戶外；他有一場真正風光的“國葬”，就是“一國之人，受其惠者，相與賦而藏之，反其子孫之財焉。...”

當時，諸侯國的人民，都知道自己是中國人，在文化上，沒有甚麼畛域之見，完全不排斥儒家教訓，並不因子貢去世搞“去魯國化”，也不曾發動“反端木叔”。衛國人民雖然不以品德名世，但也有“齊一變，近於魯，近於道”的仁義之風。受端木家恩惠的人，遍於全國；大家想起他的好處，大家湊錢買棺收斂了他；然後自主自發的給他舉行一場空前盛大的“國葬”。你看如何？他本國人對於端木叔有不同的評語。有的趨於不同的極端。

禽骨釐聞之曰：“端木叔狂人也，辱其祖矣！”

段干生聞之曰：“端木叔達人也，德過其祖矣！其所行也，其所為也，衆意所驚，而誠理所取；衛之君子，多以禮教自持，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。”

禽骨釐，又作禽滑釐，衛國人，是魯國墨子的弟子。他認為端木是個瘋子，辱沒先人子貢。

段干生，複姓段干，也就是衛國的段干先生。他認為端木是德行超越了先人子貢。

列子善於講故事；但絕不是江湖逗笑的人。故事的背後，有其嚴肅的哲學意義。注意：禽骨釐和段干生，二人同屬衛國；同是墨子一門。但他們對於同一人物的評價，卻是南轅北轍。一個以為是“辱先人”；一個以為是“榮先人”。為甚麼其差別如此之大？必然是因為觀點不同，對於墨

子教訓的解釋和服膺的方法不同。不過，他們對於墨子“兼愛”的主張，大致是認同的。

禽骨釐認為墨子門徒，應該效法先師刻苦節儉，注重“摩頂放踵，以利天下”。意思是頭上不戴華冠榮冕，腳下不穿鞋；栖栖遑遑，“墨突不黔”，沒有時間在家好好炊食進餐，連煙囪都沒有熏黑；勤勞受苦，以至從頭到腳都受了傷，以專心壹志，謀求愛人救世。

段干生則着眼於兼愛全族，及於全國，為自己一無所留，甚且不顧自己的身體和醫藥，用在全國所有人民的身上。他自己有物質的享受，也願意給所有的人享受；不是大家節用受苦，而是大家享樂。這是兼愛積極的一方面。他的社會理想，不僅人人過好日子，也能“老有所終”。

我們也不要忘了，還有被批判的主角一端木叔，子貢的後人，是所謂的“富二代”，有了財富，應該如何處分？子貢的後人，也就是子貢思想的衍長和延伸。“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”，是儒家的理想。窮，不是沒有錢，是沒有發展的機會；達，是有機會發展，才可以使別人得益處。儒家社會主義的原則，就是禮運“大同篇”的實現。這是儒家社會主義的最早文獻。其時間更早於柏拉圖的共和國。

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。選賢與能，講信脩睦，故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。男有分，女有歸。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；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為己。是故謀閉而不興，盜竊亂賊而不作，故外戶而不閉，是謂大同。

“天下為公”的觀念，不僅是儒家的最高理想，也是老莊的理想，是人的理想。這理想的新社會，所“惡”的是自私—資源不必為己，不必出於己，不必用於己，必須去私無貪。前面說的端木叔，源出於孔門的子貢家族，見於列子集述，也記載墨家論評，可見是人類的共同理想；該討論的，是如何付之實踐，以達到其目的。所需要的能源是愛。

端木叔的故事，也給我們想到紅樓夢中的“富二代”一賈寶玉。從怡紅院的聲色享樂，到科舉求仕，以達到致天下於太平；真真假假，似通非通；追求自我的愛，自我的擴張，都不能得到滿足，最後是轉覓釋道，從紅樓出走，進入另一條尋夢之旅。

墨子的理想，是兼愛，另一方面“非攻”，也就是和平主義，在這故事裏沒加以討論。儒墨雖然成為“顯學”，在一個攻伐相尋的現實裏，是愛的負面，把所有非物質與物質的能源，都消耗了淨。所以和平是愛的表現。惟人與人之間有和平，才可以把能源用於一意義的建設，進而達到大同的世界。

人與人之間的阻隔是罪。因為人與神之間先存在着阻隔一人的罪。神差祂的兒子基督耶穌道成肉身，到世間來，為救贖世人代替人受死。“藉着祂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，成就了和平，便藉着祂，叫萬有，無論是地上的，天上的，都與自己和好了。”（西一：20）並且因主耶穌基督的復活，賜下聖靈，與教會同在，使信的人成為一個身體，各肢體彼此相愛，成為新團，就是新社會。教會的主吩咐祂的門徒：

“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，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—我怎樣愛你們，你們也要怎樣相愛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，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。”（約一三：34, 35）

這“彼此相愛”能以給眾人認出，不是因為神蹟，也不是屋頂上的十字架—他們那時沒有教堂—“他們天天同心合意，恆切的在殿裏，且在家

中擘餅...”(徒二:46)在殿裏，猶太人公衆敬拜的地方，不容許誰設十字架，家中顯然不適合，後來避免迫害，成爲真“地下教會”，在墓穴裏聚會，自然不想有顯明的目標。但信徒有不會錯認的旗幟，有“彼此相愛的心”，誠於中而形於外，就被衆人“認出”一是可怕的，是嚴肅的事！

既然同屬於一個身體，顯然就肢體彼此相顧。使徒保羅在主裏勸勉基督徒，這樣說：

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：祂本來富足，卻爲你們成了貧窮—叫你們因祂的貧窮，可以成爲富足。... 因爲人若有願作的心必蒙悅納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不是照他所無的。我不是要別人輕省你們受累，乃要均平；就是你們的富餘，現在可以補他們的不足；使他們的富餘將來也可以補你們的不足，這就是均平了。如經上所記：“多的也沒有餘，少的也沒有缺。”(林後八:9-15)

在基督裏“成爲富足”的人，是基督的“富二代”，“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，也要顧別人的事。你們要以基督耶穌的心爲心。”(腓二:4,5)照着主的腳蹤行，在神的國度裏，活出基督。讓衆多“光明之子”的小光點，匯成“大同”的光！

作者：于中旻  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  
[aboutbible.net](http://aboutbible.net)